

XIN YUAN

短篇小说集

心愿

17.7

封面设计、题图：蒋辉明

心 愿（短篇小说集）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合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125 字数：115,000 印数：10,000

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694 定价：0.37元

目 次

迎新晚会.....	胡家柱(1)
心 愿.....	周根苗(16)
飞转的车轮.....	张俊南(51)
新的进攻.....	武传海 薛宣和(71)
流水淙淙.....	孙 枫(88)
喜鹊叫喳喳	贺翠兰(102)
先 锋	徐金星(121)
新 花	王德荣(138)
丰 收	林春旭(156)
潞河浪	陈长风 徐 航(183)



迎新晚会

胡家柱

这是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一个夜晚。

外面飘着小雪花，礼堂里却是一番灯火辉煌、热气腾腾的景象。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葛运新同志，穿着一件海军呢短大衣，精神抖擞地走上舞台。他首先宣读了化肥工程指挥部给全厂职工拍来的贺电，又宣读了大战中的有功人员名单。他说：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，装配组的同志们，在这次化肥设备会战中，真正发扬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子劲，那么一种拚命精神，除了完成自身的繁重任务，还解决了厂里生产上的一个老大难，以实际行动为农业学大寨，普及大寨县做出了贡献。并且……”说到这，他忽然指指自己的脑袋，笑了一下，“并且，嘿，象那个《创业》电影上说的，还帮我从头脑里挖出了一条

虫。”老葛的话，引起了一阵畅心的笑声。他也跟着开怀地笑了一阵，然后摆摆手道：“今儿是迎新晚会，随便点好，我不说了，还是请装配组的组长阿多师傅来给咱们说几句吧。”

“哗！——”台下立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可是阿多师傅在哪儿呢？前面的人转过身子来朝后望，后面的人踮起脚来向前看。这中间最着急的要算阿多师傅的徒弟牛强了。

牛强，二十刚冒点尖，生就一副虽称不上聪慧却十分讨人喜欢的面孔。眉毛低低地压在双眼皮上，笑起来眼睛微微地眯着，露出一排整齐而洁白的牙齿来。即使是生气或是着急的时候，比如现在吧，他的两道柳梢眉儿也无论如何挽不成个大疙瘩，虽然咕嘟着嘴，依然是一脸笑模样儿。他把棉袄夹在胳膊窝里，侧着身子在人群中钻过来挤过去，就是不见师傅的影儿。

会场上一下安静下来，牛强一喜，立定了往台上一看，却又是一惊：原来走上台去的不是阿多师傅，而是副组长李凤鸣。牛强的眉头不觉微微皱了起来。李凤鸣伸手抹了抹鬓角，神采奕奕地走到话筒前说道：“阿多师傅这么些天来实在累得够呛，回去休息了，我代表说几句吧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师傅回去休息了？”牛强心里想着，只见李凤鸣那淡淡的眉毛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显得更加稀疏了，加上那突出的眉骨，象是横卧着两条遭了霜打的田埂，那双又圆又凹的眼睛自然就成了埋在田埂下面的一对涵洞

了。至于李凤鸣说了些什么，牛强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心里老是象吃多了肥肉，十分腻歪。

“哼，老毛病又犯了。”

牛强向台上瞅了一眼，嘀咕了句，把夹在胳肢窝的棉袄往肩上一甩，跨出了礼堂。

路灯光下，晶莹的雪花儿，无声地飘洒着。

“阿多师傅回去休息了？不对！”牛强眉毛一挺，拔起腿就往车间跑。

装配车间显得格外宁静，本来俯拾即是边角废料，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，零乱的工夹模具也都各就各位。阿多师傅正躬腰荷背地忙活着哩。

“师傅！”牛强叫了一声，有点激动。

阿多师傅回过头，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他用食指搓了搓好久没刮的硬胡茬，笑呵呵地道：

“不看晚会，跑这儿来干啥？”

“还说呢，大伙儿都等着你说话呐，葛主任点的名。”牛强一边说，一边赶紧帮着拍打阿多师傅棉袄上的灰。

阿多师傅说：“这个老葛，真是。”

“什么真是、假是，快走吧。”牛强将阿多师傅手中的纱头一把夺了过来丢在钳工台上，拽着胳膊就往外跑。刚跑到门口，阿多师傅又止住了步，说了声：“等等。”便从牛强怀里使劲抽出胳膊往回走。牛强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，也跟着回来。

阿多师傅走到供取暖用的煤炉跟前，揭开炉盖，拿了

根炉钩捅了捅，炉火把他骨格棱棱的面孔映得红扑扑的。然后又不紧不慢地一锹一锹往里加着煤，边加边叨咕着：“……船还没靠码头，车也没到站，可不能把炉火给弄瞎了。”

当他们来到礼堂，李凤鸣仍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，手儿还朝前面一劈一劈的哩。哼，把个好端端的正剧演成了喜剧。

“阿多师傅来了。”

不知谁说了一声，大伙都转过身站了起来，主动让开一条过道儿，并且“劈哩啪啦”鼓起掌来，掌声越来越响，你推一把，他推一把，一直把阿多师傅送到台前。李凤鸣就势将阿多师傅拉上台，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大声说道：

“还是请阿多师傅说几句吧，欢迎。”说着把双手举过头顶，使劲鼓掌，边鼓边向后退，就着坡儿下了“山”。

“叫我说啥呢？”阿多师傅半侧着身子，“嗨嗨嗨”地笑道，“反正大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劲，用不着我说。下面还有好多精彩节目，要是不嫌弃，我也来给大伙儿唱上一段。”当大伙儿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阿多师傅已经挺着胸脯唱了起来：

唱支山歌给党听，
我把党来比母亲。
母亲只生我的身，
党的光辉照我心。

.....

哦呀，真想不到阿多师傅还有这么一手！想必是儿时给地主老财家捋牛尾巴时练就的一副唱山歌的嗓子，虽说称不上十分动听，但他那炽烈的眼神，那雄浑的气派，那朴实的山歌气息，已经够大伙儿目瞪口呆的了。你瞧牛强那双眼睛眯的、嘴巴咧的。随着阿多师傅那激越的歌唱，下巴儿一昂一昂的神态，牛强眼前闪过阿多师傅在化肥设备会战中一幅幅动人的场面。

牛强正听得起劲，身边又挤下一个人，转脸一看，是李凤鸣。李凤鸣闪电式地一笑（因为来得快收得快），用胳膊肘戳了戳牛强道：“嗨，唱得真棒！”

“棒什么？再棒还不是个光出口水不淌汗水的角儿！”

牛强倏地站了起来，硬梆梆地撂了这么一句，迎着阿多师傅来的方向走了过去。

“光出口水，不淌汗水。”这句话是冲着李凤鸣说的，自然有一段来历……

一个月以前的一天下午，葛运新主任托人捎了一卷图纸和一张字条给装配组，说是这卷图纸的零部件加工，是化肥设备会战任务中的关键，为确保按时完成，已决定请外地协作；但人家提出要做样板，所以请装配组的同志突击一下。阿多师傅看过字条后，递给了副组长李凤鸣，细心地查看起图纸来。李凤鸣扫了下字条后，摇着头、咂着嘴道：“啧啧，答应协作，又不肯做样板，这叫什么风格嘛。”

阿多师傅眼睛依然盯在图纸上，随口答了句：

“这任务是上级交给咱们厂的，又不是交给人家的。”

李凤鸣看膀子边凑过好几个脑袋来，觉得脸上有些下不去，便提高嗓门道：“那这任务又不该咱们组的，应该把它退回去！”

阿多师傅抬起头来，看大伙都拿眼睛瞅着他，便直起身来温和地对李凤鸣说：“凤鸣，是你代表小组上台念的保证哪，可不能一阵风就吹了，得碓嘴砸碓窝，实(石)打实(石)啊。”然后转向大家说道：“来来来，都把图纸先看看。”

大伙儿紧紧地聚拢来，边看图纸边议论着。李凤鸣反倒被挤到圈子外边。他点起一支烟卷，烦躁地翻过一张报纸来。

“哎呀，零件这么杂，做样板的工时和加工零件的工时差不多了嘛。”

“要是咱们厂自己能解决，就省得做样板，也省得给人家添麻烦了。”

阿多师傅兴奋地听着，笑呵呵地道：

“要想不给人家添麻烦，就得想出办法来呀。”

经阿多师傅这么一挑，就象往热油锅里浇了瓢水，顿时你一言我一语地炸开了：

“这一份镗床上能行，细心点，多对几次刀子就是了。”

“这几种咱们组就能干，采用分屑钻嘛。”

……

一听说既不要做样板，厂里又能加工，李凤鸣不由自

主地挤进人群，把图纸往跟前一挪。

阿多师傅仍然领着大伙儿热烈议论，并且一致同意阿多师傅的意见：立即向厂里建议，零部件不要送到外地去加工，因为这不符自力更生和多快好省的方针。谁知李凤鸣一拳将桌子擂得山响，怪象那么回事地愤慨着说道：

“我说咱们应该贴上一份大字报，问问厂里领导，执行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线。只相信自己，不相信群众，把我们工人阶级放在什么位置上！”

他这么一吼，大伙儿都愣住了。牛强最看不惯这种说在东做在西的人了，但李凤鸣毕竟是个副组长，又是三十来岁的人了，当着众人面不好怎样杵色，便咕嘟起嘴小声嘀咕道：“帽大压不死人。满坛子不晃，半坛子乱晃，谁马列主义不比你——”阿多师傅立即用眼神制止了牛强。因为当时很静，谁都听见了，有的挤眼，有的捂嘴。李凤鸣也听见了，也看到了，但他装佯，怕沾上了挣不脱。

过了一会工夫，阿多师傅说话了，他说：“凤鸣啊，领导也不是圣人，是得大伙儿不断地提醒着点儿，可也不能光看别人挑担子不吃力，自己老是抄着双手指责领导这也不是那也不对，这也不是主人翁的态度。”阿多师傅见李凤鸣又要张嘴，便推着他的膀子道：“你去找老葛把大伙的意见说说。可不能——”

赶巧葛运新主任一阵风走进来，人未到声音先到了：

“阿多啊，怎么样，动手了没有啊？抓紧哪，样板一做好就发车，三天之内做不好可就要砸锅了。”

李凤鸣走上前去闪电似地一笑：“葛主任，放心，刚才我和阿多师傅商量了一下，不用到外地加工，咱们包了，你放心，拚死拚活，保质保量。”李凤鸣说这番话连个格楞都没打，胸口拍得象油篓子。

“当真？！”葛运新惊喜得睁大了眼睛。

阿多师傅刚要答腔，李凤鸣舌头一滚话又冲出了口：

“学理论，当主人嘛，应当主动替领导分担压力。”

葛运新嘴巴笑得合不拢：“阿多，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阿多师傅没忙着答话，先把图纸摊开，拣了两份，递到葛运新面前才说：“老葛，这两份咱们组没设备，铣刨组能干，你跟他们商量商量，倘若他们实在腾不出人手来，咱们抽两个人去顶三班。”

葛运新接过图纸往口袋一揣：“哪能还要你们抽人，必要时我老葛还可以上一上嘛。还有吗？”

阿多师傅想了想，抬起头道：“老葛，别一忙起来就昏头昏脑的，当了这么多年干部，也该知道大伙儿心里是怎么想的！”

葛运新重重地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：“真是忙昏了头，你这一锤砸得好！等打完了这一仗再细细聊吧！”说着把袖口往上一捋，“阿多，分任务吧，今儿不走了，就在这里参加战斗！”

阿多师傅张大嘴巴笑起来，边笑边用手点着葛运新：

“嗨嗨，老葛啊，四十好几的人了，给你砸了一锤，你就给我来这么一手，现报现应哪？哈哈。——这儿暂时还用

不上你，忙你的去吧。”

阿多师傅和葛运新这段对话，李凤鸣没听懂，大眼睛睁得更凹了。牛强听懂了，心头热乎乎的，连睫毛上也挑着笑意。

葛运新一手叉腰，一手点着阿多师傅笑道：“这空子算是让你钻上了，好吧，那我就上食堂去促一促，保证热饭、热菜、热汤，好让大伙儿吃得饱饱的，喝得暖暖的，劲儿鼓得足足的。”说完一挥拳，“通通通”走了。

葛运新走了以后，阿多师傅把李凤鸣和牛强拉到一边说道：“这批设备要赶年底到工地安装，好出化肥，咱们再怎么也不能拖贫下中农学大寨的后腿，打铁趁热，说干就干，今晚咱们仨辛苦点，把工模具准备好，不然明天大伙儿一上班就得窝工。”

阿多师傅说前面几句时，李凤鸣还不住点头称是，可是听到后面脸子变阴了，连那两道“田埂”下面埋着的一对“涵洞”也关了闸。

阿多师傅看他面有难色，便问道：“晚上不空吗？”

李凤鸣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“孩子非缠着我带他去看电影。”

“说到现在还是空话一句哦。”牛强在鼻子里来了个“嗤”。

李凤鸣又是闪电似地一笑：“培养下一代也是件大事，失掉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未免可惜。阿多师傅，就明天再说吧，磨刀不误砍柴功嘛。”

阿多师傅侧过身子摸起把铁锤和凿子来，“丁丁当当”敲了一阵子，但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来说了句：

“干革命不能光出口水，更重要的是要淌汗水！”……

牛强冲了李凤鸣这么一句，走到前面挨着阿多师傅坐了下来。李凤鸣显得有些侷促不安了，老是欠屁股，好象生怕牛强在阿多师傅耳边嘀咕什么。其实牛强和阿多师傅什么话也没说，倒是全神贯注在台上。台上是幼儿园的娃娃们在演出。别人看得起劲，也许因为那里有自己的娃娃。阿多师傅的娃娃不在身边，跟老伴住在乡下，而且都能扶犁梢、拿锄把了。但是他看得也很起劲，不知是想起了自己的娃儿们，还是想起了自己当娃娃的时候。总之是眉开眼笑，两只手合着台上的节奏轻轻地拍着。

下面该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演出了，阿多师傅不看了，他拍了拍牛强的手背说：“你看吧，我回去了，比不得你们年轻人，眼皮儿老是想打架。”牛强想陪阿多师傅一起回去，可是舍不得。

雪下得更大了，在路灯光下搓棉扯絮般地飞舞着。阿多师傅伸出舌尖舔了舔飘到唇边的一瓣，甜丝丝、凉润润的，精神也清爽得多。他把两手往棉袄口袋里一插，挺起胸脯，“咯吱、咯吱”踏着积雪走了。

阿多师傅回到单身宿舍，洗了脸，烫了脚，脱下棉袄披在肩上，坐到被窝里，习惯地拿起枕边的一本小册子。那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由

于离灯光较远，加之字体小，辨认很吃力，阿多师傅却不想去摸老花镜，因为那字字句句早就印在心头上了。他又翻到扉页，那是周总理慈祥的照片，多让人看不够啊，阿多师傅幸福地凝望着、端详着，情不自禁地拔下一支元珠笔来放到嘴边呵了呵，在总理照片下面一笔一笔地写了起来。写的时候，他的脑袋歪着，嘴唇儿一窝一窝的，终于出现了一行刀刻斧凿般的字迹来：

到八〇年只有四个迎新晚会了

写好后，阿多师傅揣摸了好一会，觉得意思到了，这才将身子仰靠到床头的墙壁上，点燃一支烟卷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

再说牛强正眯着眼睛看演出，头顶上不知被谁重重地按了一下，仰脸一看，是葛运新主任。

“你师傅呐？”在葛运新来说，问得够轻的了，但在别人听来，声音已经够大的了。

“回去了。”牛强答。

“走，瞧瞧去。”

李凤鸣见葛运新拉着牛强，走得急急匆匆，心想：兴许又是什么突击任务吧？倘若我不参加，别人不是又要说我是光出口水不淌汗水的角儿吗？于是他将毛领子一翻，也慌慌张张地跟了出来。

牛强紧挨着葛运新，一面踮起脚小跑着，一面不满地诉说道：“听阿多师傅说，让李凤鸣当副组长是征求过你意见的。”

“怎么？不满意？”葛运新跨着大步子，笑着反问。

“哼，轻飘得象个雪花瓣儿。”

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给他肩上压点儿担子，脚跟底就会实点嘛。——这是你师傅说的，哈哈，没说的了吧？”

牛强果真不吭声了。

葛主任又认真地说道：“要看到人家进步嘛，听你师傅说，那件事后，他还主动承担了冲床加工任务嘛，过去象这种单调枯燥的活他愿干？”

“那是逼出来的，他那一套‘光出口水、不淌汗水’的货色太没市场了！”牛强还是不服气。

“能感觉到这一点，还不是进步？你呀，还要向你师傅好好学。”

牛强看了葛主任一眼，笑了。

他们推开阿多师傅的门，屋子里被烟雾弥漫住了，一股焦糊气味扑鼻而来。牛强不禁“哎呀”一声，一个箭步扑到床头，扯下阿多师傅肩上的棉袄，在地上使劲摔打着。葛运新上前把被子一撩，伸手就把阿多师傅抱在胸前。

“阿多，阿多，烧着了没有，烧着了没有？！”葛运新可着嗓子喊。

阿多师傅猛地睁开眼，急切地问：“什么事，什么事？”当他发现牛强和李凤鸣（不知什么时候也跨了进来）

在地上扯着棉袄袖口上烧焦的烂棉絮时，才明白过来，是那香烟头捣的鬼。他连忙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快把我放下来。”

可是葛运新没有马上就撒手，等牛强把床上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，看看阿多师傅身上也确实没有烧伤时，便笑着戏谑道：“嗨呀，还能见着你，可真是我的福气。”

阿多师傅实在急得不耐烦，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央求道：“你个死老葛，瞧我都是快带孙子的人了，让人家看见了笑话，快撒手。”

“好，撒手。”老葛边说边把阿多师傅轻轻地放在床上。

牛强忍不住“吃吃”地笑，但是转眼看见李凤鸣也正望着自己在笑，便马上磨过身，推开了窗子。

烟雾散了，屋子也显得亮堂多了。

阿多师傅在床上侧着身子，拍了拍床帮子道：“老葛，坐啊。真是要死了，这么眼睛一闭上就过去了。”

“阿多师傅把整个心血都花到普及大寨县上去了，太劳累了。”这句话已经跃上李凤鸣的舌尖，又让他给咽了下去。因为他发现说这句话是多余的，阿多师傅的行动不是最好的说明吗？何况在场的人谁不比自己清楚？因此出口的话变成了这样一句：“阿多师傅，这件棉袄让我带回去补补吧，还能穿上一阵子。”

“今晚能补好吗？明天早上还要穿呢。要不就丢在这里，我来补吧。”牛强的话里充满了不信任。

“凤鸣家有缝纫机，快。”

阿多师傅随嘴插了句。可就这一句话，使得李凤鸣感到异常轻松。他一捏棉袄的荷包，鼓鼓囊囊、沉甸甸的：

“嗨，这里还有花生和小糖咧！八成是预备给小牛强的年礼呢，也合该我和葛主任腿长，——”李凤鸣说着得意地伸手一掏，不觉惊住了，脸红了。

牛强看得很分明，那是一把李凤鸣在冲床上损坏了的进口合金钢冲头，显然是阿多师傅在清理车间时捡起来的。牛强想说：“这是贫下中农战天斗地，用多少斤大米才换来的！”可是被阿多师傅的目光制止了。

屋子里很静，窗外的雪花无声地飘洒着。

李凤鸣虽然没抬眼，但他已经真真切切感到大家投来怎样的目光。他喃喃地说道：“阿多师傅，让我把它留在身边，永远记住。”心情可想而知。

牛强看着眼前的李凤鸣，咦，怎么比站在台上时好看了，自然而然地顺手扯了一条毛巾递给李凤鸣擦手，心情也可以理解。

阿多师傅和老葛互相递了个眼色，会心地笑了，那心情更是不说自明。

李凤鸣扫了一下大伙儿热烈的目光，心里暖烘烘的，夹着棉袄走了。

老葛关了窗子，脱下鞋子，两腿一翘，拱进了阿多师傅的被窝筒，大声大气地说：“今晚不走了，和你捅腿。”

“嗨嗨……”阿多师傅望着老葛一个劲地笑。

“笑什么，我是到这儿来醒醒脑子的。”